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懷讓禪師第二世四十五人

馬八和法見錄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劭寺懷惲禪師

定州栢巖明捨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毗陵芙蓉山太極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韶州渚山清賀禪師

紫陰山惟建禪師

荆州玉臺惟然禪師

池州友山曇觀禪師

新寺寶積禪師

河州中府法藏禪師

漢南

有月金一

法華經

慈悲寺良津禪師宣禪師京兆府崇禪師南嶽智周

相巖常微禪師乾元禪師金甯直禪師雲水靖宗禪師

襄州常堅禪師荆南寶貞禪師齊州雲水靖宗禪師

峴山定慶禪師雙嶺道方禪師潭州龍牙山廣禪師

普滿禪師已上二十七年人無機緣語句不錄明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

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眨上

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

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張懷代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

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頭上無寶冠 洞山來參禮

拜後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

此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辨洞山乃侍奉數

月 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

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同山代云他不 師尋常見僧來便

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向不得

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羊去玄覺云保福問云為復唱和語不肯語

什麼處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如此為箇解

羅山云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坐

放山云玄沙總恁麼道為復一緘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坐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

鸞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 僧問如何是宗乘極

則事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

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

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為法王之輔

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遮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遮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語在國章屬連師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受納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坐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邪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云子末年必

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 李尚書翱
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
非心非佛李云揔過遮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
呼李翱翱應諾師云鼓角動也 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
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
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
尚怎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
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揔無師曰汝
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
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
臘五十五憲宗諡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諡
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

印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寺玄

學者奔湊師上堂示徒曰至理三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

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

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

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

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

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僧問心

法雙三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汚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

言師曰即無返句後人舉之於洞山洞山云道即甚道罕遇作家百丈和尚令一

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

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

地法門爲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

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

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
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 有一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

師曰是是

長髮

癯身

代云和尚何在

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

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

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汝不是

代云和尚

未道

不是

麼心

行云遮

雲居

錫云

章敬

未道

是

好

是

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邪曰離和尚左

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

遮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 僧問四大五蘊身

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

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于灞水勑

諡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嘗見藥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

緣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晚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文采在師云某甲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翱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 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遮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

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
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
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
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
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
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
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
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惠
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
什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
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
即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

鑱師後隱于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滅壽八十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

知王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
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
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
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
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寂尔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
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
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遮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旣奄化
勅謚疑寂大師眞際之塔

毗陵芙蓉山太赫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
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遇大
寂密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
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

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二年追諡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指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麼生丹霞乃放身作卧勢師云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向遮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

云珍重 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

泥步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耽源乃打

師一搥師云知汝不到遮箇境界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

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廻照者豈

非汝乎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

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

室密示正法 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

箇銅餅來僧即取淨餅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餅本

處了却來再徵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 有講僧來參

師問云坐主蒞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有幾種法界對

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豎起拂子云遮箇

是第幾種法界坐主沈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

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開云若禮拜即與和尚

尚莫怪法眼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

代拈掌三下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玄沙云鹽師喚侍者云將

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來侍者無

對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去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

對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

人別請師一日謂衆曰虚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

無對無對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

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荅了却云自禪師到來貧道揔未得

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

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

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遮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屈得

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 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
云法昕師云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勅謚悟
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豫章馬大
師馬接之因披剃受具後謁石頭遷和尚先自約曰若一言
相契我即住不然便去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師不領其
言告辭而去至門石頭呼之云闍梨師迴顧石頭云從生至
老只是遮箇漢更莫別求師言下大悟乃躡折拄杖而棲止
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
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為伊
得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此途玄覺云為復薦得自己為復薦
得三寸若是自己為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為什麼悟去且
道洞山意旨作麼唐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
洩生莫亂說子細看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
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 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

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此間
無汝問底僧云豈無和尚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我即接僧
云便請和尚接師云汝欠少箇什麼問如何得無心師云
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師元和十三年三月二
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云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
源萬靈歸一吾今溷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
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什麼
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言
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
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
悟唐貞元中居於天台山餘姚南七十里梅子真舊隱時鹽
官會下一僧入山采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

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
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
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出師師有偈曰摧
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
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
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裏
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
非心非佛師云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
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廻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僧問和山
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和山云真師子兒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
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
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
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

萬法本自如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竹針
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非
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禮夾山
便舉問師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疎夾山云
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
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一隻眼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
當時失一隻眼莫可追從容閒復聞鼯鼠聲師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
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智覺
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
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祝氏年十三見
殺生者蠱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天寂
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鄮陽山神求

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

山僧云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衆生僧云旣非衆生是佛否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僧云可見可思否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旣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旣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

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 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歸葬于灊陵西原勅諡大徹禪師元和正眞之塔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旣衆僧堂內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任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 相國崔公羣

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
眼公譏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
稽首謝之是法眼別云師問南泉近離什麼處來云江西師

云將得馬師真來否泉云只遮是師云背後底你無對長慶

大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開雲居錫云此
子算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你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

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曰鳥雀還有佛

性也無師云有崔云爲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爲什

麼不向鷄子頭上放 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

來仰山云怎麼相見莫不當否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舉似瀉

山瀉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怎麼爭識得他

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裏若

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
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

寂壽八十勅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於龍蓋山參禮馬大師密受心要後住隨州土門嘗謁州牧王常侍者師退將出門王後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師後住武昌大寂寺 一日大衆晚參師

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乃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師乃轉身面壁而卧佯作呻吟聲云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餅云遮箇淨餅什麼處得來師云遮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麼處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唐大和四年十月示滅壽八十二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

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 僧問如何是玄旨
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
如何師云誰求玄旨又云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
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閒苦僧云如何是觀
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
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
煎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
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遮一片地大好卓庵泉云卓庵
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
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遮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 僧問此
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靴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
聞諸聖呵呵笑 師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子兩帶云還會麼
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 師入園取菜

次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云輒不得動著遮箇衆不敢動
少頃師復來見某猶在便以棒趲衆僧云遮一隊漢無一箇
有智慧底 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云還將
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
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遮野狐兒
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云久嚮
歸宗元來是箇麤麤行沙門師云坐主歸茶堂內喫茶去
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劒勢師云來太遲生
有僧辭去師喚近前來吾爲汝說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
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遮裏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爲去
師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揔近前大衆進前師云汝聽觀
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
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遮裏覓什麼以棒趲出大笑歸

方丈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
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師
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閒苦江州
刺史李渤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
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見否李曰
然師曰磨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
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還
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遮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
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
遂將藥手按摩以致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勅
諡至真禪師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懷讓禪師第二世五十六人

四十三人見錄

汾州無業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五臺鄧隱峯禪師

溫州佛嶼和尚

烏臼和尚

潭州石霜山大善和尚

石臼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洪州西山亮坐主

黑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大陽和尚

紅螺山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利山和尚

韶州乳原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川和尚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百靈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洞安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潭州秀谿和尚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汀州水塘和尚

古寺和尚

江西樺樹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

表州陽歧山甄叔禪師

濠谿和尚

洛京黑澗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逍遙和尚

福谿和尚

洪州水老和尚

浮孟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襄州居士龐蒚

天目山明覺禪師 京兆智藏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王屋山行明禪師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 無了禪師 隨州洪山大師 連州元

安豐山懷空禪師 寧貢禪師 已道行禪師 廬山法

藏禪師 呂后山寧貢禪師 已道行禪師 廬山法

歸語句
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俯及卅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才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馬祖覩其狀貌瓌偉語音如鍾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言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云遮鈍漢禮拜作麼

雲居錫枯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

自得旨尋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自洛抵雍
憩西明寺僧衆舉請充兩街大德師曰非吾本志也後至上
黨節度使李抱眞重師名行旦夕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
吾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之繇上抱腹
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而畢復南下至
于西河刺史董叔經請住開元精舍師曰吾緣在此矣繇是
雨大法雨垂二十載別廣錄具并汾緇白無不嚮化凡學者致
問師多荅之云莫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辭疾不赴
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臯等齎詔迎請至
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
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
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
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

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即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勅謚大達國師塔曰澄源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云輪劒擲雲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即學人禮謝下去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嵩嶽受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

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僧行粥
次馬大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遮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
自餘同參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構禪
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
遂與監軍同請下山申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
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一日師示衆云道箇如如早是變
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
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
更每人與二十棒趲出院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且
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玄覺云且道趙州休
去是肯南泉不肯南
泉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
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云昨夜土地報
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

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什麼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下

一分飯

玄覺云什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師有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云上坐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趙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問曰適來諗上坐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一日捧鉢上堂黃蘗和尚居第一坐見師不起師問云長老什麼年中行道黃蘗云空王佛時師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黃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譬落此是什麼人居處黃蘗云是聖人居處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黃蘗乃叉手立師云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黃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師又別時問黃蘗定慧等學此理如何黃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云莫是長老

見麴麻黃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

師見僧斫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前僧在衣鉢下坐師云賺殺人 僧問師

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

師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手師云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师一線道 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 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即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 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迴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

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云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

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

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石

霜舉手云

還恁麼無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

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

臥龍代云

屬某甲去也

越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變个道理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

參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

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宗云是

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

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語

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什麼却相喚迴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師問神山作什麼對

云打羅師云手打腳打神山云請和尚道師云分明記取舉

似作家

洞山別云無解打

有一坐主辭師師問什麼處去對云

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云爭敢謗和尚師乃噴

水云多少坐主便出去也

先雲居云非師本意

先曹山云賴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

新領語

主當時出

雲居錫云坐去是會不會

師

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云

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云蒼天師便開門師因翫月次有僧便問幾時得似遮箇去師云王老

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陸亘大夫問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師云適來揔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挂師云猶是堦下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

師上堂次陸大夫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爲什麼有六道四生師云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

臭骨頭十八又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

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

得

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
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

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

師云龍蛇易辨納子難謾師喚院主院主應諾師云佛九

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

轉撮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爲什麼梵音相雕

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

普請作什麼對云拽磨師云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

子維那無語

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
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

一日有大德

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云

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

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搃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

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箇何以遮箇對云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 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天王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云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怎麼即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云人人盡喚

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
化陸云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
菩薩用如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
麼師爲馬大師設齋問衆云馬大師來否衆無對洞山云
待有伴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和尚莫墜良
爲賤師洗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遮箇在師拈起衣云爭
奈遮箇何玄覺云且道是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
云有師云是阿誰對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僧問祖祖
相傳合傳何事師云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
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爲什麼妄語師云我不妄語盧行者却
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
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爲境麼僧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
什麼師云無風火不隨是什麼憎無師却問不思善不思惡

思撫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僧云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

麼師問坐主云你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尚講經和

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坐

主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

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空中取僧

云空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云學人到

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云但向道

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生師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

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師將順世

第一坐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銜

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

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

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峯禪師者建州邵武人也姓鄧氏

時稱鄧隱峯

幼若不

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奧復來往石頭

雖兩番不捷

語見馬祖章

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師在石頭時

問云如何得合道去石頭云我亦不合道師云畢竟如何石

頭云汝被遮箇得多少時邪一日石頭和尚剗草次師在

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尚

只剗得遮箇不剗得那箇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剗子乃作

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遮箇師無對

洞山代云還有

堆阜師一日推土車次馬大師展腳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

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展過大師腳損

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腳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

前引頸大師乃置斧師到南泉觀衆僧參次南泉指淨餅

云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便拈淨餅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瀉山於上座頭解放衣鉢瀉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師見來便倒作睡勢瀉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師叔在否對云已去也瀉山云去時有什麼言語對云無言語瀉山云莫道無言語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苻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闢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者否衆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

俯近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憤然而跽遂就闇維收舍利入塔

温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乃打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賊也賊也 僧問如何是異類師敲碗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曰和尚 有玄紹二上坐從江西來參師師乃問云二禪伯發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拄杖打之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祇對看後面僧擬近前師便打云信知同窠無異土參堂去

潭州石霜

一作龍

大善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春

日雞鳴僧云學人不曾師云中秋犬吠 師上堂云大眾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

云不消一堆火 洞山問几前一童子甚是了事如今不見
向甚處去也師云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石曰和尚初參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曰來祖云烏曰近
日有何言句師云幾人於此茫然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
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
否師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迴烏曰

本谿和尚 龐居士問云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云大老
翁見人長短在居士云爲我與師同參了方敢借問師云若
怎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
非師云念翁老年居士云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 一日龐居士來師乃豎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
試道一句居士奪却拂子了却自豎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機
居士云與我不落看師云丹霞患亞龐翁患聾居士云恰是

也恰是也師無語居士云向道偶尔恁師亦無語又一日師問居士云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惜言句居士云遮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而已居士云作家作家

亮坐主

隱洪州西山

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曰見說

坐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虚空莫講得麼祖云却是虚空講得亮不肯使出將下堦祖召云坐主亮回首豁然大悟禮拜祖云遮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云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功夫冰釋而已乃隱西山更無消息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云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

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

挂雲霞色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

大衆審思惟畢竟只遮是

齊峯和尚

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

什麼居士迴顧兩邊云誰恁道誰恁道師乃咄之居士云在

遮裏師云莫是當陽道麼居士云背後底師迴首云看看居

士云草賊敗草賊敗師無語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

云什麼處去來居士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多少居

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居士云何不道七師云才道七便

有八居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一任添取居士乃咄之而去師

隨後咄之

大陽和尚

伊禪師參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禪師向目前

拍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遮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

云擬向遮裏致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荅汝已了莫道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也未師云是目前作麼生識伊云要且遭人點檢師云誰伊云某甲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加霜師云彼此無便宜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疇全不會可憐只解那斯祁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壺公宏塘人也姓沈氏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靈泉寺後參大寂禪師了達祖乘即還本院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于此峯因號龜洋和尚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

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
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
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遷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
香普薰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
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二百步而葬謂之東塔今
龜洋三眞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焉慧忠得法於草庵
和尚本章述之

利山和尚 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云舌頭不出口僧
云爲什麼不出口師云內外一如故 僧問不歷僧祇獲法
身請師直指師云子承父業僧云如何領會師云貶剥不施
僧云怎麼即大衆有賴去師云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
無對師云汝問我向你道僧却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空華陽
焰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不見如何僧云爲什麼如此

師云只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

上堂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衆莫有

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才禮拜師便打云是什麼時

節出頭來

後人舉似長慶長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

師見仰山作沙彌

時念經師咄云遮沙彌念經恰似哭聲仰山云慧寂念經似

哭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而已

松山和尚

一日命龐居士喫茶居士舉起托子云人人盡

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師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

云阿兄爲什麼却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

師便喫茶居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

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

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舉起托

子時

則川和尚 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
居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久參事慢居士云阿師
老耄不啻龐翁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云龐翁鮮健
且勝阿師師云不是勝我只是欠你一箇幞頭居士云恰與
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入茶園內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
容身師還見我否師云不是老師怕荅公語居士云有問有
荅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居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
亦不顧居士喝云遮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在
師乃拋却茶籃子便入方丈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後謁石
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嶽之絕頂人罕參訪
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何不
使沙彌師乃拊掌三下

洞山云一種是時節因緣就中西園
精妙僧問曹山古人拊掌豈不明

沙弥是事曹山云如何是
向上事曹山云遮沙弥

師養一靈犬嘗夜經行次其犬銜

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犬亦銜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

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昔日居士南

嶽得意句還曾舉向人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自拍云龐翁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為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鎮州金牛和尚師自將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

堂前作舞曰甚佳陸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日日如是僧問長

撫掌喚僧喫飯意言如何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光未審慶讚箇什麼大光便作舞僧乃禮拜大光云遮野狐

精東禪齋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

每日持盂掌鉢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被喚別有道理

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艱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

精有會處麼若未曾行脚眼在什麼處僧問曹山古人恁

麼是奴兒婢子否曹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曹山出云

遮奴兒

洞安和尚 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無所去師云

善爲闍梨僧云不敢不敢師云到諸方分明舉 僧侍立次

師問今日是幾僧云不知師云我却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

云今日昏晦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

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

但張其口 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云

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谿和尚

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云亂

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麼即禍事也
谷山却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
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
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上堂謂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

而說無知

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黃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閒七步一振錫一稱

觀音名號

夾山善會造庵問曰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

曰然夾山曰騎却頭如何師曰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什麼

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

破鍾樓其僧從此悟入

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

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 師勸歸宗甚麼處人歸宗云陳州人師云大少年幾歸宗云二十二師云閣梨未生時老僧去來歸宗云和尚幾時生師竖起拂子歸宗云遮箇豈有生邪師云會得即無生歸宗云未曾在師無語

古寺和尚 丹霞參師經宿至明旦煮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即自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丹霞云幾不問過遮老漢

江西裨樹和尚 因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云作麼道
吾云蓋覆師云臥底是坐底是道吾云不在遮兩處師云爭
奈蓋覆何道吾云莫亂道 師向火次道吾問作什麼師云
和合道吾云怎麼即當頭脫去也師云隔闕來多少時邪道
吾便拂袖而去 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什麼處去來道吾
云親近來師云用數遮兩片皮作什麼道吾云借師云他有
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云只爲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遊至海昌海昌和尚問什麼處
來師云道場來昌云遮裏什麼處師云賊不打貧人家

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什麼處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表州陽岐山甄叔禪師 上堂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爲佛
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
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

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師始登此山
宴處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
三日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濠谿和尚 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云
汝且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終不無慙愧師云汝却信得及
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云你何不問僧云請師答話師云你
却問得好其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遮師僧靈利
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云好箇來由師云猶要棒在僧云珍
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

洛京黑澗和尚 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臥街僧云如
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膺

京兆興平和尚 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洞山云禮非
老朽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云他亦不止 洞山問如

何是古佛心師云即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
處師云若怎麼即問取木人去洞山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
諸聖口師云汝試道看洞山云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麼
處去洞山云汭流無定止師云法身汭流報身汭流洞山云
摠不作此解師乃撫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人

逍遙和尚 一日師在禪牀上坐有僧鹿西問云念念攀緣
心心永寂師云昨日晚間也有人恁麼道西云道箇什麼師
云不知西云請師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便出師告大眾云
頂門上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 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云師意如何
師云山僧耳背僧又舉前問師云猶較些子 僧問如何是
自己師云你問什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來問什
麼僧云得怎麼顛倒師云今日合契山僧手裏棒

僧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云某甲僧云喏師云空在何處
僧云却請師道師云波斯契胡椒

洪州水老和尚初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賓踞
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大竒大竒百千三昧無量
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原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
衆云自從一契馬師踞直至如今笑不休 有僧作一圓相
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
拜師打云遮虛頭漢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
則冰生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
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 有凌行婆來禮拜師師與坐喫茶行婆乃問云
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某甲
不恁麼道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有冤

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由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因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對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遮臭老婆問教口啞却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遮箇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怎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凌行婆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頌答趙州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

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

亦云隱山

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師云

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万句不說即一字也無師云

恁麼即蠅子放卵其僧禮拜師便打之

洞山价和尚行脚

時迷路到山因參禮次師問此山無路闍梨向什麼處來洞
山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
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
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爲什麼不知師云我不爲人天來洞
山却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
中賓師云青天覆白雲洞山云賓主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
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風拂白月洞山又問
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
直至如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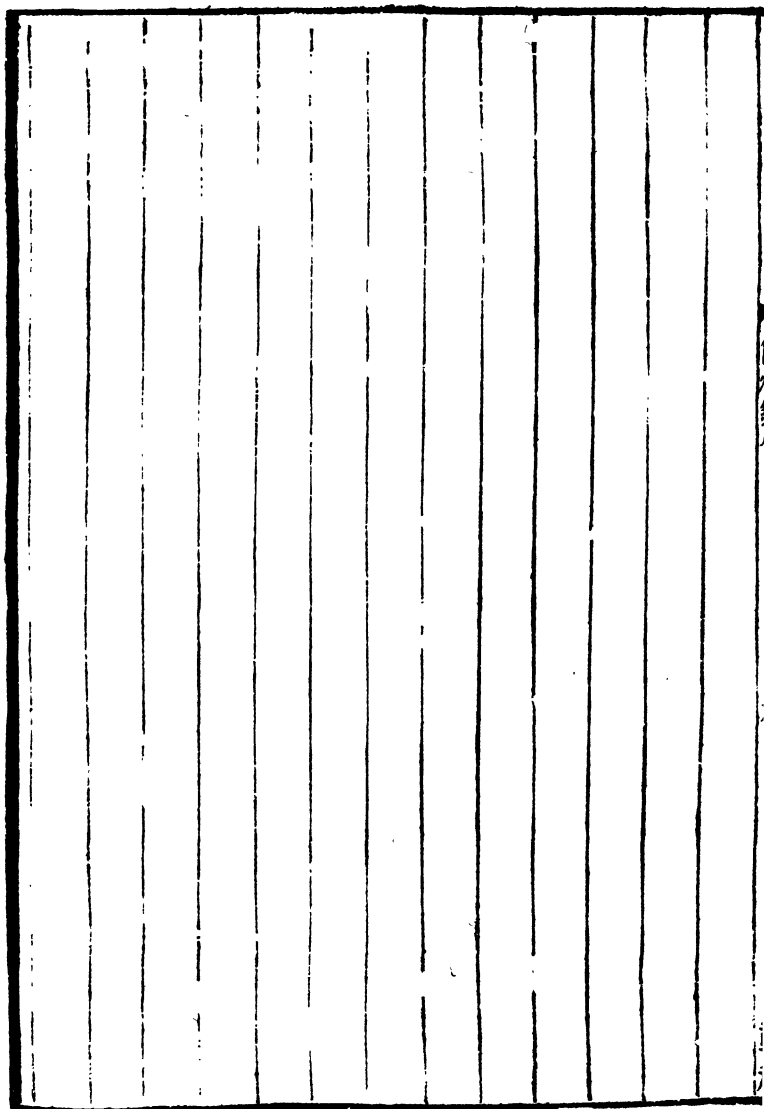
万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爲業而居士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旨復與丹霞禪師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石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參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參承經涉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坐主旣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坐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

俗人粗知信向坐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乃示一偈云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坐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揔是假名陳坐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疇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或鄆肆間巷初住東巖後居郭西小舍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南之以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坐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問疾次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縑白
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邪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
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懷讓禪師第三世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十人一見錄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山普岸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古靈神贊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洛京衛國道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洪州東山和尚高安無畏唐州大乘東嶽道廣禪師邢州素

深禪師洪州楊州慧照寺昭雲禪師百文羅浮鑒深禪師

和尚筠州廬山天性禪師越州禹迹寺契真禪師

師洪州遼山藏術禪師昇州祇闍山道方機



錄語句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 一人見錄

虔州觀微禪師

雞林道義禪師已上人新羅國慧禪師不錄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壽州良遂禪師

新羅國無染禪師一不錄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 見錄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

舒州景諸禪師莊嚴寺光肇禪師緣

語句不錄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六十六人 見錄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 栢林院開雲

玄括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河中寶堅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師壽州惟肅禪師已上一新羅國玄昱禪師不歸
羅國覺體禪師

前百丈懷海禪師第三世法嗣

潭州瀋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
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
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
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
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
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
時歧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
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
心得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
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
往瀋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鑒對云瀋山奇絕
兼窮地理諸方剏院多取決焉

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
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
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坐來即華林也問云
此人如何頭陀令聲歎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不可又令喚
典坐來即祐也頭陀云此正是禿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
囑云吾化緣在此禿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
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
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拍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
瓶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不肯乃問師
師踢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坐輪却山子也遂遣師往禿山
是山峭絕實無人煙師猿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
知之帥衆共營梵宇連率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
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

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清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力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遮个便是麼師云遮个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一

日師謂衆云如許多人只得大識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

山下庵主云和尚恁麼道意旨何如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

再舉被庵主蹋倒歸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座頭擊

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掌大笑師云衆中也有恁麼人喚來

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使

問云將知爲山衆裏無人卧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

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

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

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

師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我爲汝得徹困也

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玄沙云

處是老僧踏過古人事處玄沙云大小師謂仰山曰寂

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

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
性聲聞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
少佛說多少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
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
不說子行履 仰山跣衣次提起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
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遮裏無作麼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
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山云正恁麼
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二月中問答 師忽問
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勃
塑師云停囚長智 師一日喚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
汝來作什麼院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 又令侍者喚第一坐
第一坐來師云我喚第一坐汝來作什麼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
喚恐不來法眼 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

別云適來侍者喚

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

一圓相問何似遮个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
在師云貧道即恁麼闍梨作麼生僧云還見月輪麼師云闍
梨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 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
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
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
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
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 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
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个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
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
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 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
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遮个栢樹子師却指背後田翁
云遮阿翁向後亦有五百衆 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
由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

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
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遮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

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遮裏師云何不直

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 有僧來

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

甲亦未曾禮師云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石霜會下有

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客

歇將一橛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

好歸舉似瀉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

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瀉山

勘破仰山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

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山取一盆

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

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嚴乃點一碗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

於鷺子僧云不作瀉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徭村如何是

瀉山一頂笠師即蹋之師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

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瀉

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瀉山僧喚作什麼即得

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

道瀉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躡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

得出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

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

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勅諡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額間隆

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

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捐笠植

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

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問曰從上宗承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个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摑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麼擇師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 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 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

如此大千世界揔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底師便戴笠子而
去後居洪州大安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
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
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坐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
師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
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
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
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
黃蘗門風盛于江表矣 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
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趂散云盡是喫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
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箇熱鬧也老漢行脚
時或遇草根下有一个漢便從頂上一錘看他若知痛痒可
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揔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

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隸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當宜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才見入門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揔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

唐大中年終於本山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
鍾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恩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
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
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
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莫切切南泉
拂袖而去後住浙江北大慈山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只

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坐歸方丈

法眼云衆中

前不識

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

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揔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

作麼

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

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埽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筭拊

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有僧辭師云去什麼處僧云暫去江

西師云我勞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

老僧去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

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闍梨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

山云得法眼別云和尚若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

句僧云有時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

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

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

云行說俱到即本無事在後屬唐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

壬申歲重剝深大楊宗旨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

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倍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

勝槩聖賢閒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薶草宴寂

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

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

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

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梨造次僧大笑師曰遮个師僧今日大敗也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

皇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師云闍梨向什麼處去僧云

臺山去師豎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遮裏與汝相見無僧

對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無僧

對師自代云見無左右師山別云還辨左右麼又有僧辭師云汝

去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遮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遮裏師

云汝道老僧在什麼處僧豎起一指師云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

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即仲也沙彌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後問瀉山如何出得井中人瀉山乃呼慧寂寂應諾瀉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語謂衆曰我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蘗山受業聽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于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瀉山也師躬耕

助道及祐禪師歸寂衆請接踵住持 師上堂云汝諸人揔
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
渴鹿趁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
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
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厨瀉山
屎不學瀉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
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个露
白垞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趁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
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
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
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檐從獨木橋上
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豪髮即
不見故志公和尚云内外追尋覓揔無境上施爲渾大有

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法身
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
僧云遮个是五蘊師云遮个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
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个是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
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
用僧乃脫膊遶師三匝師云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
便打云遮野狐精出去 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
云好个法堂只是無人師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雪峯和尚
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
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人問師佛
在何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
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 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却什麼
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

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蘗寺示疾而終塔于楞伽山勅謚圓智禪師證真之塔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廻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廻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曰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羊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坐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沐聲鍾

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遮个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邪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爲禪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遮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 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 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湘南來師

云黃河清未僧無對

過山代云小小狐兒要麼

師因疾有人

來問疾師不出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鎖盛鉢楷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 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第一

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 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小師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遮打野漢

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坐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个善巧上坐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个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 大千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怎麼問伊用云大千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怎麼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 侍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千還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師云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爲同
爲別師云怎麼即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
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揔是揔不是汝合作麼
生僧無對 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個是慧
那個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
尚見什麼師曰喫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
三應麻谷曰遮鈍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
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
遮裏作麼對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

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个佛只是無光燄

京兆章敬寺懷憚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

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

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楊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

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
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
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
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
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
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
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
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
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
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
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
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羌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
師旣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

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
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
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
師旣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
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
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
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
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
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楊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
寺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
初謁惲禪師惲問曰何所而至真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惲
雖默然真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

同遊建陽受郡人葉玠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
邑人陳亮黃瑜請於龜山開砌 一日示衆曰動容眴目無
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
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
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
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其二曰忍僊林下坐
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况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
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壽八十四臘
六十勅謚歸寂禪師塔曰祕真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
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
形狀仰山曰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看仰山曰昨到瀉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

得無言可對無理可宣師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
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
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若
來即受救在米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僧問請清古人遭

見維頭利不
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
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又
手近前應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瀉山得
寂問曰和尚從誰得師曰我從章劼得

何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
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懷讓禪師第三世下卷六十一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行者甘贄

已上一十
二人見錄

資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

宣州刺史陸亘

已上五人
緣語句不錄
無機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

已上三
人見錄

唐宣宗皇帝

白雲曇靖禪師

潞府潞水文舉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

見錄

甘泉寺曉方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

明州棲心寺藏奘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

杭州刺史白居易

一人見錄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已上二人見錄

新羅國忠彥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已上三人見錄

呂后山文質禪師

蘇州法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

鎮府普化和尚

見錄

鎮州上方和尚

語句不錄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六人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慧光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錄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錄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

嘉禾藏真禪師

見錄

羊腸藏樞禪師

一人無機錄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二人

鎮州常占禪師

鎮州奉先義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錄

廬山歸宗寺法常禪師六人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錄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勃

已上二人無機錄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一人

雲水和尚

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一人

唐襄州節度使于頔

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華嚴寺智嚴禪師法嗣一人

黃州齊安和尚

一人
見錄

懷讓第三世下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

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
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曾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
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坐如何是坐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僧問如何是
大道師云沒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
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
不據地時如何師云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拖出
死屍著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不可更
拗直作曲邪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閻梨眼瞎耳聾作麼師遣一僧去
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
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
然得入未爲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
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
客來謁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
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恁不祇對時
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

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一篇何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什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有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深法身寂滅體三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又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即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又曰大德是何言歟云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云菩薩摩訶薩

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酌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剎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遮箇師僧却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指禪牀左邊曰遮箇師僧亦誦得云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眞誦無聲耳具聽無聞云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乃有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眞

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泉云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
有爲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狸奴白牯
爲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
僧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
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义牛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
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僧問向上一
路請師道師云一口針三尺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布楊州絹僧問動
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日
仰山云人人盡有遮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麼生
用師乃踡倒仰山仰山云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
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自
此諸方謂爲岑大蟲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
種田割稻否僧云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
云不會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麼三聖令秀上坐問云南泉
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見六祖
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

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尚荅話師亦默然秀上坐舉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荅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根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揔名一薄伽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礙處非牆壁通處勿虚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有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又有僧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

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其僧無語師有偈
 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講華嚴大德問
 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
 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
 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
 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
 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
 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琉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
 能達體故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
 云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爲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
 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
 含光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恁麼則
 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
 深云學人不曾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沈間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荅惣無人
 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起云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

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麼處去也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南泉有眞讚云堂堂南泉三卅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南泉久住投機偈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迴頭慙愧好兒孫師荅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入門師又有勸學偈云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因臨濟和尚云肉團上有無位眞人師乃有偈云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卅如來同箇眼師誡人斫松竹偈云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取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
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
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豈
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盡莫停留纖豪直似虛空方有少
分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老僧不
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云有什麼仰羨處僧問云
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荅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麼僧云不爲閑事師云汝
教我道師又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
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
僧云曾辭一老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旨如何纔
禮拜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柱
杖入方丈一日師謂衆曰語是謗寂是誑寂語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
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此間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爲什
麼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饒重重剥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
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

亦曰東院

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

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邪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却返南泉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窻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黃蘗黃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火救火黃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什麼師曰沁水夾

山曰一滴也無心什麼師倚杖而出師將游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奇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

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

法眼代云請上坐領某甲畢
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坐眼

師自此道化被

於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上堂示衆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兔子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兔子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僧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貞實師云開也僧云是貞是實師云口是實實是貞僧云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闍梨有分僧云某甲不招納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云去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坐主講什麼經對云講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麼義坐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

道無大衆晚參師云今夜荅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

師云比來拋擲引玉却引得箇鑿子

保壽云射虎不真徒勞設引長慶問覺上坐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

收伊爲鑿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什麼處却成鑿子去叢林中道繞出來便成鑿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掇成鑿子也且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

婆子云驀直恁麼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

去勘破遮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恁

麼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爲汝勘破遮婆子了

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僧問恁麼來底人

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

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

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令使那

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摠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

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摠識字

法澄別衆僧云已知去處

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

合取口

法澄別衆僧云莫說似人

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檐一條拄杖不曾撥

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

同安顯別云老僧遮裏不曾見恁麼人

僧無對

法眼代云呵同安顯代云他

短不有僧寫得師真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

我即燒却真僧無對

玄覺代云
留取供養

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

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法燈別云
我不如汝

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

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遮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

邪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檐板漢

崇壽稠別云和尚
是據客置主人

僧問如

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

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了也

師云洗鉢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

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

和尚舉師便舉前語僧指傍僧云遮僧作恁麼話師乃休僧問父轡趙

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約師云汝只見掠約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

橋師云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答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

度馬僧云如何是掠約師云箇箇度人

雲居錫云趙州為
當扶石橋扶掠約師聞沙彌喝參

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

門外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
者在門外遮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從

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遮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遮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邪僧云玄之久矣師云閤梨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半僧問夜生堯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爲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鴉爲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話話院主却問鴉爲什麼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僧云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

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問云大小趙州敗闕也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

僧問如何

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

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遮

裏不著客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遮莫便是否師

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

豈不爲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末上

入曰大善知識爲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真定師丟公攜

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

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間侍

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什麼却下禪牀師云非

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

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

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二月二日右脇而

寂壽一百二十

有人問師年多少師云一串念珠數不盡

後謚眞際大師

他州靈鷲閑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與地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坐有僧便問與地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閣梨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有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僧云恁麼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爲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

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麼著打

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諗曰什麼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衆僧侍立師曰只恁麼白立無

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之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云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遮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爲汝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二年邑人公羽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二年勅賜額曰安國禪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嗶嗶臨濟下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慕按鑊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跏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日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師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每日上山三五轉問汝時人會也無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壽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爲什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同日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遮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

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山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僧云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摠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

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

主無對

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他州甘贄行者將錢參賁文入僧堂於第一坐面前云請上坐施財上坐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其申錢却將出去上坐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眾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廚內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峯隔籬掉過納衣甘便開門禮拜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僧云心字又自問其妻什麼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什麼處來僧云瀉山來甘云曾有僧問瀉山如何是西來意瀉山舉起拂子上坐作麼生會瀉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云且歸瀉山去好

係福開之乃仰手覆手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

打趂或云遲一剋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去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澤疑滯唐咸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謹以講論自矜謹即徑山第三師謂之曰佛祖世法濟大師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謹聞茫然禮辭遊方至瀉山方悟玄旨乃師瀉山宗禪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謚曰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幼厭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造五洩山默師之室決擇玄微後住龜山爲第二世也師嘗述二偈其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後未曾度者要須船其二曰尋師認得

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只因如此更忘緣師咸通十年終于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勅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父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

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

語見典善章

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

問荅偈頌

鳥窠章叙記

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

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躊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聲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裏頭來即與汝道僧問

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豎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馮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冑全具馮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馮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馮山以手揖云諾諾師後參永泰方喻其旨

五臺山松魔巖和尚常持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者

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示之玄覺代云老兒家放却叉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
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
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荅云來日大悲院裏有
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
拊其背有迴顧者即展手云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
喫生菜飯臨濟曰遮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師曰臨濟小
厮兒只具一隻眼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法眼云臨濟留與後人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
亦喝道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嘗於
闌闌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什麼
處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一日入臨濟院臨濟曰賊
賊師亦曰賊賊同入僧堂臨濟指聖僧問是凡是聖師曰是聖臨濟曰作
遮箇語話師乃撼鐸唱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只具一
隻眼師唐咸通初將不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箇直殺人或與披襖或與
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

受之乃告辭曰昔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前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

嘉禾藏真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親往長沙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三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揔門遂緣會龍牙山暢禪師龍牙告之曰蘊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師一言領悟迴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化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前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誠實言何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師辭歸宗宗問子什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堂

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一言頓忘前解後歸寂謚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夾山云汝會也無僧云不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瘞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露鋒僧云爲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

自稱大禪師

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

衆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莫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猛熾談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師後居鳳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